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

三日刊

第一卷第四期

北平宣武門外西橫街四號

（目價刊本）
分二洋大本每
目價告廣
二五月角期寸每
元期十全二每方

本刊啟事

本刊為便利天津讀者起見特委託天津愛國書局代售處此啟

故宮外史

（出版）
是書詳述明清兩朝政治編治
軍事外交用章回體裁
成小說關於宮闈情形
寫實切實多現狀
英雄並列多現狀
錦裝盒定價四元另加
郵費一角外埠郵寄另加

同泰森

莊服西男女公
三一五一南電東路南樓牌單西
本莊係同泰
組織自運各
承辦海陸空
軍裝制服特
聘著名西師
監製現大西
裝服及西式
便服一應俱
全如蒙惠顧
克己無任歡
迎

東方

險保壽人
司公限有份股
用全押不保經
昭華借動險辦
著資款產動人
信完抵產壽
總經理 凌子平
地址 東單北三四五號
電話 東局三四五八號

女醫 朱松子

治專 婦科 皮膚科
小兒科 花柳科
內外科
院址 西單北大街
路 西紅樓
電西一九零四

胡琴專門

做東徐蘭園（係
梅蘭芳琴師）今
特造成各種蛇皮
胡琴數百把發售
宏亮每只三元至
三十元請君速購
外埠加郵六角
和南新華街
竹蘭軒啟

（次日期本）

哀情實 滕 爽……楊半僧
近事代 第四章長風萬里志士悲歌
宣南夢……南海胤子
第四回 一言涉機密老友關心
萬里寄郵程真名現眼
小言 浪漫王妃……葉惜華
第三回 俊麗影暗室欺嫂
美佩瑜藥爐侍親

真正老牌萬應十滴水

久已名傳華北
專治感冒傷寒傷風鼻
塞水土不服上吐下瀉
四肢厥冷心腹疼痛七
十二種危險疫症無不
立效每瓶大洋一角
北平東單二條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
國民政府公佈
刑民 事訴訟法 版出
每本實收大洋壹角六分
琉璃廠內錦章書局
代售報夫購買脚力在內

陳泰西藥店

王保府東局三五九七號
陳泰西藥店
大減價
西藥店

麗豐西法洗染工廠

本廠西法洗染研究
有素請上技師
專門洗染等技
網呢絨水機西羅
大呢絨片四服
單夾棉皮衣無不
去各種油漬無不
明各界女士不臨
試方知言之不謬
救世軍王府井大街
（七八一一局東話電）

第四章 長風萬里志士悲歌

自從黃人覺在嶽麓山說出那一番議論以後。大家便格外親熱起來。課餘之暇。不是約在一處。彼此交換智識。就是各覓知心。互相研究學業。天長日久。情如兄弟一般。可見團體生活比個人生活強得太多了。歲月如流。寒來暑往。不覺已到畢業之期。整整忙了五六天。纔將各門功課。挨次考完。教員們將試卷看過。評定分數。又由總辦監督會同覆核完畢。然後分別甲乙等次。張出榜文。又大大的舉行一次畢業儀式。纔算告一結束。又過了幾天。大家領到文憑。便各打各的主意。有願意暫時回鄉。靜聽分發任用的。有主張聯絡同學。設立學術團體的。也有朝內有人。急急忙忙的跑到京城。謀求入行。希望捷足先登。青雲得路的。內中只有俊侯人覺二人。認爲既然立志求學。必須登峰造極。纔不辜負自己當初的志向。而且眼見國勢垂危。政治敗壞。仕途之中。良莠不

齊。非常雜濫。更不願隨波逐流。低聲下氣。看那權勢小人的臉嘴。受那貪官污吏的惡氣。於是決意同往日本留學。一則再進一步。研究高深的專門學識。二則想要借此機緣。結識幾個富有肝膽血性的愛國青年。預備將來回國。着手改革政治。不致孤掌難鳴。主意打定。聯名呈請提學使。准予咨送出國。成全向學素志。恰巧提學使也因為本省法政人才。過於缺乏。正打算由此次畢業生內。拔選數人。分送東西各國。以資深造。見他二人具呈前來。異常喜悅。當時掛牌批准。定期傳見以後。驗過體格。取具保結。辦清一切手續。發給護照一張。公文一角。應有費用若干。俊侯人覺二人。謝過提學。辭過業師。又和幾個知己同學。一連盤桓了兩天。這纔由長沙乘坐長江輪船。直奔上海。登岸後。照例有旅館夥友。接入棧房。過了一夜。忙到虹口洋服店裡。定做洋服兩套。又跑到日本人開的理髮館裡。將那三千煩惱絲結成的一條辮子。從根剪斷。齊齊整整的

推了一個學生頭。在那推的當兒。都眼巴巴的望着鏡子裡那一個幻有的我。只見那一個我。越來越不像我。細看仍然是我。不覺肚裏暗笑。推完以後。他二人不約而同的打了一個照面。人覺道。「咦？斬去胡人頭。化作沙彌頂。來時是舊我。此去便是新我了。」二人付過價錢。剛要出門。那日本人高擎着兩條辮子。操着不南不北的中國話問道。「辮子要不要？」俊侯連忙擺手道。「不要！不要！」回過頭來。對人覺笑着說。「我盼望中國人大家齊心。人人都不要。」人覺答道。「總有一天去掉這撈什子。」二人出了理髮館。走出幾步。摸一摸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覺得分外新鮮有趣。路旁走路的。見他二人光着頭頂。穿着長衫。那種不僧不俗的神氣。不覺暗暗好笑。他二人却毫不在意。沿路買了皮鞋帽子襯衣等物。纔慢慢走回旅館。過了兩天。洋服已經做齊。恰巧又有日本郵船會社的一隻快船名叫東京丸的。定準當天晚上九鐘十分趁潮出

口。直放長崎。他二人購妥船票。又買了些水菓醬菜之類。用過晚膳。由旅館派人送上輪船。在中艙裏覓妥鋪位。打發夥友去後。待了不大的功夫。就聽見噹耶……一陣鈴聲緊。接着忽喇忽喇怪響了一大陣。原來是船頭上起錨的聲音。這聲音剛剛停止。猛可的聽見嗚嗚……之聲。好像牛叫一般。霎時輪聲水聲。軋軋的機聲。翁翁的風聲。夾雜着三三兩兩忽高忽低的中國人聲。日本語聲。還有一陣一陣的小孩子的哭聲笑聲。一聲一聲。好像天然的音樂。俊侯人覺走出艙來。靠着杆欄四面望了一會。那隻船愈走愈速。回頭再看上海。只見燈光閃灼。好像螢火一般。忽明忽暗。似有如無。那裏知道這就是金迷紙醉的上海灘呢。他二人又立了片時。纔攜手下艙。各尋好夢去了。第二天一早起來。盥漱已畢。走到艙面上閒眺。只見萬里無雲。風平浪靜。碧綠的海水。雪白的浪花。鮮紅的日色。蔚藍的天空。令人氣爽神清。大有一塵不染。萬念皆空的情

境。俊侯一時詩興勃發。對景低吟。人覺說。『何必費這心思呢？乘風破浪。正可高歌。來來！來來！我和你唱一折大江東去。你看何如？』俊侯略微點一點頭。敲着杆欄。提起嗓子。對着茫茫大海唱完了大江東去。又唱了一闋岳武穆的滿江紅。引得日本人拍着手兒。一齊嚷着說。『ヨロシイ。』這句話就是讚美他們唱得好。誰知俊侯因這一首滿江紅。忽然觸動了興亡感慨。陡然長歎一聲。那兩眶熱淚。竟和斷了線的珍珠一般。撲簌撲簌淌個不住。那些日本人見他如此。都驚訝的了不得。只有人覺知他心事。不由的陪他滴了許多眼淚。拉他下船。彼此安慰一番。纔算完事。又過了一天。走到高麗仁川海口。俊侯人覺兩個人。好像瘋了一般。忽然大哭一陣。忽然大笑一陣。忽然握起拳頭。忽然瞪起眼睛。兩個人鬧了半天。一個人擎着一個酒瓶。咕都咕都一氣喝完。兩個人站起來走了半天。手拉着手重復坐下。發出一種很沉痛而又很悲壯的聲音說。『

我們的祖國就當真沒有希望了嗎？我們是至死不能恢心的！有這一口氣在。總要盡我們的力量。喚醒同胞。從死路裏找一條生路。『人覺不容說完。忽然高聲唱起歌來。

忽而大笑冠纓絕。忽而大哭繼以血。大笑者何爲？笑我鼎鑊甘如飴。大哭者何爲？哭爾衆生長沉苦海無已時。吁嗟乎！笑亦何奇？哭亦何奇？胸中塊壘當告誰？平生胸吞路易十四十八九。挾山手段要爲荆軻匕首張良椎。仗劍報仇不惜死。千辛萬挫終不移。致命何從容？寧作可憐蟲。歲寒知松柏。勁草扶頽風。君不見當今腐儒狂濤何轟轟。國魂消盡軍魂空。安得人。人誓灑鐵血紅。拔出四百兆同胞泥犁地獄中。

剛剛唱完。旁邊走過一個英氣勃勃的少年。也不謙虛。爽爽快快的說道。『二位老兄感慨太深了。就是祖逖劉昆渡江擊楫。也沒有這麼沈痛。我雖不才。尙

有一腔熱血。可以報國。如果不棄。我們結爲肝膽之交。你二位意下如何？」俊侯人覺一齊拍手贊成。細問姓名。纔知那少年姓劉名漢興。祖籍陝西華山人氏。也是赴日留學的。他二人各自通了姓名。說明本意。彼此都恨相見太晚。從此海程之中。又多了一個談心的人。真稱得起是天涯知己了。原來漢興也是將門之子。自幼喜歡使槍弄棒。他父親見他這樣。給他請了一位名師。幾年功夫。將那十八般武藝。練得樣樣精通。他後來忽然醒悟。說是「武術練得再好。也不過是一人之敵。堂堂男子。總要學那萬人之敵。纔可以作得出驚人的事業。」這一次東遊。就是要學習陸軍。準備將來在那槍林彈雨之中。顯露姓名。滿足他平生的抱負。他見俊侯人覺都有點傷感過情。又叙了數言。忽地立起身來。說道。「我看二位老哥也不必過於傷感。我來舞一套純陽劍給二位開開心罷。」說話中間。便走到自己鋪位。由行篋中取出三尺來長一柄利劍。掣

出劍鞘。只覺寒光閃閃。冷氣逼人。他一個箭步。左手捏定劍訣。右手一上一下。一推一合。始而還看出人是人。劍是劍。繼而只見一團白光。圍着他轉來轉去。看得俊侯人覺目瞪口呆。同船的人都個個喝彩。霎時收了寶劍。說了一聲獻醜。仍舊坐下談天。那船早已離開仁川。直向長崎進發。